

A Study in
Russian
Diplomatic Tradition

杜正艾 著

俄罗斯外交 传统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A Study in
Russian
Diplomatic Tradition

俄罗斯外交 传统研究

杜正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杜正艾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7317 - 3

I. 俄... II. 杜... III. 外交史—研究—俄罗斯
IV. D8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0123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毕 胜

封面设计 储 平

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

杜正艾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3.5 插页 3 字数 330,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07317 - 3/D·1250

定价 36.00 元



序 言

奉嘱作序，往事浮现脑际。

当年，我执意接收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时，重要理由是其著述比我还多；如今，我已临近退休收笔，仍然钦佩地望着作者稳沉前趋的项背。

俄罗斯在我国几乎无人不晓，其外交也开始耳熟。不过，能入骨三分地阔谈俄罗斯千年外交特征的目前还只有本书作者。对于这种上九天、下五洋的难题，我从开初就坚信作者有能力、有水平、有毅力予以攻克。在与作者多年共同研究与合作中，深感其不显张扬中厚积深蕴的潜力，执著持恒中始终不渝的追求；治史严谨的深厚功底，宏观战略驾驭的气魄能力；专论深究的力透犀利，不乏洋洒漫笔的淋漓酣畅。其《北极熊的性格——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应该是一道值得细细品味的上乘佳肴。

对严谨作品的挑剔是件难事，尤其对于佳作。如果本书再多点异域的鲜活，将使阅读的美食家们更加咋舌品味。此外，本书严谨规范的学术风格与不乏花哨的宠物题目之间的欠协调或许在俄罗斯这里恰到好处。

我曾经喜欢闯荡开拓，不甘人后，而现在，却更乐意在年轻人身后督促他们奋进，欣赏远方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强健的背影，祝愿他们走得更稳、更好、更远、更高。

林 军

京北西三旗

2007年7月7日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俄罗斯外交传统的基础 / 18

一、俄罗斯地缘特点及对俄外交传统的影响 / 19

（一）收缩自如、攻防兼备 / 20

（二）诡异多变、因势利导 / 23

（三）困兽犹斗、强势出海 / 28

二、俄罗斯对外政策目标的基本特征 / 34

（一）曲线运行、宽幅震荡 / 34

（二）四面出击、一脉相承 / 38

（三）俄罗斯对外政策目标基本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 47

三、民族特性与外交理念上的多元 / 52

（一）多元的外交理念 / 52

（二）偏爱激进、冷落中庸 / 76

第二章 俄罗斯外交决策传统 / 89

一、俄罗斯政治体制的集权特性 / 91

（一）顺从专制、崇拜领袖 / 91

（二）缺乏分享权力机制 / 94

（三）外交决策机制具有集权性 / 100

二、集权体制下外交决策的特性 / 104

（一）个人在外交决策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 105

（二）外交的个人色彩浓厚 / 107

（三）外交政策的突变性大 / 114

（四）秘密外交盛行 / 119

（五）外交决策执行坚决,但常常缺乏灵活性 / 122

第三章 俄罗斯外交的战略传统 / 126

一、西方为主、兼顾东方的“双头鹰战略” / 126

- (一) “双头鹰战略”的酝酿 / 126
- (二) 从融入西方到“双头鹰战略” / 130
- 二、均势外交与优势外交并举 / 145
 - (一) 俄罗斯均势外交的历史考察 / 146
 - (二) 俄罗斯均势外交的基本特点 / 156

第四章 俄罗斯外交的策略传统 / 160

- 一、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两手并用 / 161
 - (一) 意识形态是俄罗斯外交华丽的外衣 / 162
 - (二) 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相得益彰 / 164
 - (三) 现实利益始终是俄罗斯外交的根本 / 168
- 二、欧洲始终是彰显俄罗斯外交魅力之地 / 174
 - (一) 远交近攻: 抢夺或者控制东欧 / 175
 - (二) 合纵连横: 从利用中欧到利用中西欧 / 176
 - (三) 纵横捭阖: 从分化中西欧到分化美欧 / 183
- 三、侵邻、控邻多于睦邻 / 185
- 四、韬光养晦与脱困外交 / 190
- 五、避实就虚, 适时而动 / 198

第五章 当代俄罗斯外交中的传统因素 / 208

- 一、地缘因素仍对俄罗斯外交产生深刻影响 / 209
 - (一) 俄罗斯外交仍然具有很强的弹性 / 210
 - (二) 打造“睦邻地带”优先 / 215
 - (三) 重视谋篇布局, 加固战略支点 / 232
- 二、大国外交仍是俄罗斯外交的基本取向 / 242
 - (一) 坚决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 244
 - (二)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 246
 - (三) 既努力减少外部麻烦, 又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 249
- 三、俄罗斯外交的多选择性与融入西方的外交方略 / 254
 - (一) 外交理念上的多元性决定了俄罗斯外交的多选择性 / 254

目 录

- (二) 从全面融入西方转向侧重融入欧洲 / 262
- (三) 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上升 / 286

第六章 当代俄罗斯外交中的非传统因素 / 292

一、多极化思想和全方位外交 / 292

- (一) 多极化思想成为俄罗斯外交构想的新基础 / 293
- (二) 全方位外交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新方略 / 301

二、经济外交分量加大 / 309

- (一) 经济外交被置于俄罗斯外交的优先位置 / 309
- (二) 全面发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关系 / 313
- (三) 大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 326

三、意识形态色彩弱化 / 350

附录一 彼得大帝以来沙皇俄国与各邻国发生战争一览表 / 360

附录二 俄罗斯最高决策者个人素质、性格特征及外交特征 / 364

后记 / 368

引 言

外交,在普通人看来,总是高深莫测、瞬息万变,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各国外交大多大同小异。其实不然,一国的外交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特性一样,也有各自的特性。不同国家的外交有其独有的传统,蔑视传统、舍弃传统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俄罗斯著名思想家恰达耶夫说得好:“当一个人找不到自己与过去、与未来的联系时,他便会丧失自我。这时,他便会失去所有的坚定性,所有的信心。没有为一种连续的感觉所统领,他会发现自己已迷失在世界上。”^①我国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也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有言:“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这些哲理名言都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认识历史、认识传统十分重要。尽管历史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态度的影响并不是一个铁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行为同时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会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具有典型特征。因此,判断一国的政治行为,充分考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无疑是必须的。认识一个国家的外交,把握一个国家外交的历史脉搏,也是如此。

要想准确地把握一个国家的外交,除了要跟踪该国外交的决策过程、特点和基本走向等方面外,还必须特别注意研究该国外交的历史,特别是该国外交的传统,重视把握该国外交运行的一般规律。因为,外交传统是一个国家在外交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持久性的、相对稳定的外交特征,是一个国家独特的外交思想、外交艺术的综合体现。具体而言,外交传统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相对稳定性。外交传统与一般的外交行为不同,它虽然可能蕴涵在某些具体的外交行为之中,但具体的外交行为并不必然参与外交传

① [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统的构成。外交文化、外交理念、外交行为只有流传下来和延续下来并渐渐成为外交之“常”，才可能构成某个国家、民族外交传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不管国家政治制度如何演变，也不管国家的精英集团如何更迭，国家政策如何调整，其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外交策略、外交决策都始终没有大的变化，才算得上外交传统。因此，认识、把握一国的外交传统，必须建立在对一国外交历史的长时期考察的基础上。

延续性。尽管外交传统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外交传统与政治、社会制度传统、行政方式传统等一样，也具有继承性，外交传统绝不是躺在图书馆里的纯然客体，也不是先天就有的，它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它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环境的不断变化，经过丰富的外交实践的不断积淀而逐步形成和丰富的。它总是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深深浸润每一个外交战线上的后来者，当代外交正是从传统外交继承、转化、发展而来的。外交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是相对稳定性与延续性的统一，有些外交传统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会暂时失去作用，而有些外交传统在时代的推动和外交实践的洗礼中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

关联性。外交传统并不是孤立的，除了受外交实践的影响外，它与其他传统一样，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它关联度最高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民族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和政治经济体制等。这些因素往往决定该国外交的基本理念、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及基本的策略、手法等。

外交传统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正像一个民族的传统一样，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中性的；有好的传统，也有坏的传统；有些传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制度的变化在一定时期得到加强，而有些传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制度的变化在一定时期被削弱，甚至被摒弃。因此，我们对不同的外交传统要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这一点在分析俄罗斯外交传统时更应该如此。

近年来，俄罗斯对研究、借鉴俄罗斯外交传统十分重视。俄罗斯前外交部长 C. 伊万诺夫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可能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内部政治变动甚至是深刻的变动而推翻重来。它客观上要

反映国家历史发展及其经济、文化、地缘政治地位发展的特点。因此,应该是继承因素和革新因素的聚合物,而且也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公式来表达。同时,往往是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崭新的对外政策方针,而实际上只不过是那些传统政策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更加与时代精神相符罢了。”他指出:“连续性是任何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的重要标准之一。”“尊重过去是不割断历史进程以及保存和丰富俄罗斯外交优良传统的基础。回顾历史,使我们能够为今天和明天吸取教训,比较新旧经验,将过去的经历与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对外政策所面临的新挑战和重大任务加以对比。因此,应当把培养珍惜历史遗产的态度作为建立俄罗斯新一代外交队伍的必需因素之一。”^①比如,在谈到俄罗斯杰出外交家戈尔查科夫的外交时,伊·谢·伊万诺夫满怀着崇敬,他强调,戈尔查科夫的名字是与俄罗斯外交史上最光辉的篇章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已经过去了200年,但是他的外交思想对今日俄罗斯外交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指出:“不管19世纪中期俄罗斯的状况与现在有多大的区别,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对外政策不得不解决极为相同的任务:为实现内部改革创造最良好的环境,同时,这实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允许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遭到削弱。”^②因此,戈尔查科夫的以民族利益为支柱并善于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捍卫民族利益的外交原则,对当代俄罗斯外交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的形成发挥了特殊作用。必须深入研究俄罗斯外交历史遗产所具有实践的实用价值,深入思考俄罗斯外交传统对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理念的形成所起的特殊作用。^③

深入研究俄罗斯外交传统对于正确认识处于转折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具有特殊的意义。伊·谢·伊万诺夫指出:“在俄国历史上许多生死攸关的重大时刻,在确定俄罗斯外交重要的方向时,俄罗斯外交不止一

① 伊·谢·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8页。

② 伊·谢·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③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02, No. 6. ст. 10.

次地从过去寻找经验。”^①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新任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查科夫曾指示他最亲密的助手对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政策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外交政策原则——“戈尔查科夫主义”，这一原则即使是在今天仍旧有很强的指导借鉴意义。20世纪20年代，尽管苏联外交在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等方面与沙皇俄国时期不同，但是，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本人就是沙皇时期外交部的重要助手，他曾积极利用革命前在欧洲安全和裁军等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不断丰富苏联外交。当代俄罗斯外交也是一样，“仍旧要借鉴这些传统”^②。伊万诺夫指出，新俄罗斯还应该借鉴苏联的外交传统。他强调：“俄罗斯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已经一刀两断，但又有意识地将苏联时期对外政策遗产中所有符合国家利益的积极的东西拿来所用。”“这一做法完全与1991年推出的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的法定继承者的思想相适应。典型的是，俄罗斯外交的实践活动正是从保证国际承认这一思想开始的。”^③苏联的外交活动经验对当今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仍具有持久意义。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在《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形成(1992—1998)》一书中也指出：由于在地缘政治及俄罗斯继承的苏联的国际法上的地位，在客观上使俄罗斯外交带有苏联的痕迹。^④为此，伊万诺夫呼吁，当代俄罗斯的外交工作者不仅要保持好俄罗斯的外交传统，而且还要力求使之发扬光大，进一步创造性地掌握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历史经验。他说，这对于在21世纪巩固俄罗斯在世界中的地位是十分有利的。^⑤这也充分说明，深入研究俄罗斯外交传统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俄罗斯外交，把握当代俄罗斯外交的脉搏，并且更加准确地预测今后俄罗斯外交的基本走向，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①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2002，No. 6. ст. 10.

②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2002，No. 6. ст. 11.

③ 伊·谢·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④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М. 1999. ст. 5.

⑤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2002，No. 6. ст. 16.

本书所论及的俄罗斯外交传统是指在从彼得一世到苏联解体的长期的俄罗斯外交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持久性的、相对稳定的外交特征。在学术界和外交界,对俄罗斯外交特征的研究国内外曾有过一些探索。但是,总体上看,都是比较零散的、不完整的,需要系统、全面的总结,还需要更进一步梳理、归纳和总结。

长期以来,大多数史学家对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传统比较关注,研究也比较深入。英国的均势外交,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等,都让人感到耳熟能详,而俄罗斯外交好像一团迷雾,在人们的印象中,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有人认为,俄罗斯外交传统是一个未解之谜。研究俄罗斯外交史的学者阿尔弗雷德·里伯就曾指出:探求俄国对外政策的联系性这一课题是没有止境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谈到苏联的对外政策行为时也曾经指出:要预测俄罗斯的行动,是一个谜中之谜。^①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说明,俄罗斯外交与其他国家外交相比更为复杂,更难以把握。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是可知的,俄罗斯外交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努力透析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特别是深入解剖俄罗斯外交的历史和基本理念,不断探索俄罗斯外交的特点,把握住俄罗斯外交的基本战略和基本策略,把握住俄罗斯外交中那些具有长期影响、相对稳定并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就能把握住俄罗斯外交的脉搏,就能逐步揭开俄罗斯外交的神秘面纱。

从历史上看,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内的政论家、历史学家曾对俄罗斯外交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认为俄罗斯外交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俄罗斯外交传统的研究,他认为俄罗斯外交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他在《十八世纪外交内幕》一文中对此做了深入详细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莫斯科公国外交继承了鞑靼的传统,莫斯科公国的继承者们还会继承他的先人的传统,当今的俄罗斯外交又继承了莫斯科公国的外交传统,俄罗斯外交是一脉相传的。他指出:莫斯科公国的外交“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

^① 转引自 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8, p. 176。

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只要改换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显看出伊万三世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而伊万三世则不过是把伊万一世卡利塔遗留下来的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政策加以完善化而已。”马克思在谈到彼得的外交政策时同时指出,彼得作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但“不管被使用的敌对力量在姓名、地点和性格上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其政策和蚕食的方法并没有变。^①恩格斯通过分析俄罗斯外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俄罗斯外交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②是“一个没有人能与它匹敌的领域”,“只要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外交交锋的地方,俄国总是占上风”。^③恩格斯认为,以外国冒险家组成的外交团体,在俄罗斯帝国扩张中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④。

美国的俄罗斯外交史研究专家巴巴拉·杰拉维奇对俄罗斯外交的继承性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他在研究19世纪俄罗斯外交时,对18世纪的俄罗斯外交做过精辟的分析。杰拉维奇认为,19世纪的俄罗斯外交在许多方面是按照18世纪所确定的路线进行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充分理解1815年以后的俄国对外政策”。他指出,俄国基本的联盟体系,即维也纳、柏林和圣彼得堡三个北欧王朝的联合,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政策,争取该帝国内基督教居民支持的方法,也是在18世纪开始实行的。18世纪就奠定了俄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而且俄国的外交格调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3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4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98、10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页。

⑤ 参见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3页。

对“彼得一世遗嘱”^①真伪的争论也推动了人们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传统的研究。尽管关于这份“遗嘱”的真伪,历史上并没有定论。但是,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所作所为却越来越使人们相信这份“遗嘱”的真实性。从历史的发展看,彼得之后的沙皇们没有离开彼得“遗嘱”所确立的对外政策目标。苏联时期虽然在列宁时一度把俄国带离了“彼得遗嘱”所确立的方向,但是随着苏联力量的增长和霸权野心的膨胀,苏联领导人又转而向彼得一世以来形成的扩张路线寻找现成的策略、手段,将苏联拉回到沙皇时期对外政策的轨道。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所说的:“不管遗嘱是否可靠,它本身就饶有趣味,因为其中包含了近两百年来俄国一直在公然无忌地加以贯彻的行动原则。”^②我们姑且不论这个“遗嘱”是彼得一世生前制定的,还是后人根据他的侵略扩张计划或思想编写的,“遗嘱”所反映的背景情况则是真实的,“遗嘱”中提出的一整套扩张战略基本上符合彼得一世及其继承人的真实意图,反映了沙皇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略,反映了许多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般特征,因此,深入分析这份“遗嘱”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俄罗斯外交的一般传统、把握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规律,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当然,立足于“彼得一世遗嘱”真伪的研究,它所反映出的俄罗斯外交传统还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我们需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研究俄罗斯的外交传统。

从我国的情况看,俄罗斯问题研究经历了多年的起伏在不断发展,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研究阶段看,大体上可

① 早在18世纪初彼得一世在世时,欧洲就传说彼得一世有一套侵略整个欧洲的计划,引起欧洲各国的震动。按照苏联的说法,这是英国阴谋捏造出来的,目的是引起欧洲对俄国的敌意,分化俄国的盟友。彼得一世曾亲口否认有这样的计划(参见《外交史》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32页)。但是,彼得的自我表白并没能消除欧洲人的疑虑。18世纪下半叶,确切地说,是在彼得死后50年即1775年,欧洲再度流传彼得一世的“遗嘱”,此后,各国政界和史学界对“遗嘱”真伪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彼得遗嘱”的主要内容包括:俄国向西、向东扩张“是命定周期性运动”,俄罗斯应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以战继和,以和继战。在战略方向上,俄罗斯应主要沿波罗的海向北扩张、沿黑海南向南扩张,并且突进波斯湾。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分割波兰、占领或者肢解瑞典、征服土耳其、灭亡波斯、逼近印度、制服和消灭维也纳朝廷、征服法国、征服日耳曼、最终征服欧洲。其基本的策略是联合日耳曼,包括参与有关日耳曼事务的讨论、与日耳曼王室联姻、与英格兰结盟通商等。

② 转引自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研究随着中苏关系的起伏而起伏。但总体上看,许多研究是从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中苏关系密切的时候,我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特别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研究,一般将重点放在苏联的反帝斗争方面,常常淡化俄罗斯对外侵略的一面。中苏关系恶化时,则更多地强调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侵略的一面,特别是沙皇俄国侵略史成为我国的俄罗斯对外政策研究的重点。在这一时期我国编写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沙俄侵华历史和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历史的著作。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沙皇俄国从不改变的目的——世界霸权》、兰州大学历史系编的《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戎疆编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编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和《货真价实的社会帝国主义:揭露新沙皇向外侵略扩张的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的《新沙皇是怎样继承老沙皇侵略扩张衣钵的》、黄心川著的《沙俄利用东正教侵华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沙俄侵华史》(第1—2卷)、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的《新老沙皇侵华史》等。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沙皇对外侵略方面的著作。如:M. A. 捷连季耶夫著的《征服中亚史》、弗·阿·戈尔德著的《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年》等等。

第二阶段,从我国改革开放开始到苏联解体。这一时期,我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开始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研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果。但是,由于受我国原来俄罗斯问题研究起点比较低和材料还比较缺乏的影响,研究还有许多不足,专题性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的重点是围绕斯大林时期外交展开的,特别是围绕苏联的战前外交、冷战等展开的,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外交研究主要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延伸,俄罗斯外交的研究往往是在国际关系研究进行的,对俄罗斯外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因此,俄罗斯外交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零散的,缺乏系统性。有

关俄罗斯外交的专著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但是,通过对俄罗斯外交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深化了对俄罗斯外交的认识,一些过去有误的外交史实也得以勘正,这为进一步深化俄罗斯外交的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三阶段,也就是从苏联解体至今。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在上两个阶段研究良好基础上,我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一个质的提高,这是俄罗斯外交研究的繁荣时期。一是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有关俄罗斯外交的通史《俄罗斯外交史纲》,对俄罗斯外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二是由于大量档案材料的发布,使苏联外交的研究变得更加全面、客观、深入,发表了大量有关这一时期外交的论文,出版了《斯大林与冷战》、《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和影响》等著作。三是对当代俄罗斯外交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外交研究的重点,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如:《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俄罗斯与大国及周边关系》、《俄罗斯与欧洲安全》、《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东扩:克林顿与叶利钦》、《普京外交》等,这些研究紧紧围绕俄罗斯外交发展的政策走向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准确把握当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发展走向,并且为我国制定切实可行的对俄外交方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看,俄罗斯由于在资料文献、人才、语言文化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在俄罗斯外交的研究上无疑处于领先的位置。俄罗斯出版了大量关于俄罗斯外交方面的著作。俄罗斯外交通史方面出版了波将金、葛罗米柯等主编的5卷本《外交史》,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俄国历史所所长阿·萨哈罗夫主持的5卷本《俄罗斯对外政策史》,波赫列布金著的《罗斯、俄罗斯及苏联对外关系》以及《外交部史纲》等。俄罗斯外交专史方面出版了《彼得一世外交》、《彼得一世的对外政策》、《北方战争最后几年俄国的对外政策》等。苏联时期外交的研究更是成为研究的重点,出版了大量有关的著作。例如:《苏联外交简史》、《苏联对外政策(1917—1985)》、《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

1945)》、《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危机的一年(1938—1939)》、《冷战新史》和《冷战:新方法和新资料》等。一些对俄罗斯外交进行深入反思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苏联外交的成功与失败》、《苏联外交的反思》等。所有这些都为俄罗斯外交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从俄罗斯的研究看,其外交史的研究不管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俄罗斯时期,都还带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俄罗斯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俄罗斯外交认识的高度。

由于长期以来把俄罗斯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美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一直是广泛而系统的,俄罗斯外交研究更是其研究的重点,也正因为如此,其俄罗斯对外政策研究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出版过一系列有关俄罗斯外交的著述。对俄罗斯外交传统也有一些论述,如《苏联行为的根源》、《影响苏联对外政策的持久性因素》等。其中,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和外交智囊人物乔治·凯南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946年2月,他在莫斯科任职期间,向华盛顿发回了著名的“长电报”。分析了苏联的制度、行为和心态,指出苏联领导层对自己的制度能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竞争毫无自信,时时觉得自己正在陷入这些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草木皆兵。所以,他提醒美国政府放弃与苏联合作的幻想,准备与之进行长期的对峙。凯南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源是它的国际政治观,即苏联领导人相信苏联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世界观正是源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但是,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特别是对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许多研究是为美国的对苏外交直接服务的。

总体上看,尽管俄罗斯外交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果,研究的深度在不断加深,广度在不断拓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外交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史多论少。有关俄国外交史或对外政策史的研究在俄罗斯、欧洲和美国相对比较成熟。出版过波将金等主编的5卷本《外交史》,